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職方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七百五十一卷目錄

淮安府部藝文一

正淮上篇

晉伏滔

下篇

前人

東海縣鬱林觀東巖壁記

唐崔逸

楚州建學碑記

宋宋祁

兩淮備禦疏略

汪綱

淮陰侯廟記

蘇軾

古今圖書集成
論兩淮利害狀疏

元余闕

漂母祠記

明王暉

海州濬薈薇運河記

仲選

遷宿遷縣記

邵元哲

淮安府部藝文二
詩

東海懸崖題詩

隋王謨

早發淮口盱眙

唐駱賓王

初宿淮口

宋之問

下相九日城北亭子

張說

沐陽古渡

錢起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白

漂母岸

崔輔國

漂母墓

劉長卿

早過臨淮

陶翰

淮陰行

劉禹錫

宿淮陰水館

張祐

夜渡淮

閻丘曉

憶山陽

趙嘏

宴花樓

前人

陳琳墓

溫庭筠

櫻桃園

陸龜蒙

登章華臺

李羣玉

濟黃河應教

前人

夜泊淮陰

項斯

和蔡景繁石室詩

宋蘇軾

邳州

元陳孚

望嶧山

鮮于樞

黃河水

明高啓

白洋河

鄒緝

淮陰驛

陳璉

偷樂園

陳文燭

紫陽橋觀

曾鼎

招德曉鐘

徐可達

陳村晚渡

前人

天妃宮

許鎔

再遊秦山

匡翼之

仙坵

田荆

遊紫霄宮

金銑

舉遠樓

張翀

三槐臺

許令典

味銅柱

前人

淮浦大觀樓

方尚祖

清風頂

張衣

題雲臺山水簾洞

朱世臣

鉢池山

張大程

金牛岡

前人

宿遷

陳蒙

淮陰雜興二首

陳基

淮安城樓

王鎔

邳州

陳秀民

泊淮上

金鑾

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襟帶而地險彰於
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
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字橫於天漢
而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宵映
而毋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
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
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
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
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

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
地利者也其俗尙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
詐偽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
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
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
威內遘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鯨布以三雄
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
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
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

古今圖書集成
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
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
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
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
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
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
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
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
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

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構逆
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
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
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下篇

前人

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
主之威以除逆節之鹵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
乃尅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
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

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九
之間流溺兵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矜
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
以之廢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仗伊周之權
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
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
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
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
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

於膏梁憂懼不切于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
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
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
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僞
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
側猾詐錮咎之羣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
亂乎况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全身之舉者
望其俛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
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

古今圖書集成
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
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
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
不得逃其迹九伐時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
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
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
者無所懼其亡道有廢興彊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
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
向時之患哉

東海縣鬱林觀東巖壁記

唐崔逸

紀曰維大唐開元七年歲在己未越正月庚寅朔時
大人出爲海州司馬禮當巡屬縣問耆疾周覽海甸
察聽毗謠人無事矣乃迴駕惕想眇矚雲山尋紫翠
之所登虬龍之道蓋欲徵靈宅吉洗我塵慮巖巖直
上窅窅旁邃霧月與碧海同深朝霞將赤城爭峻代
有知而不能至者至而不能賞者賞而不能窮者亟
聞我東海縣宰河南元公光發幽躅起予泉石締思
構匠蠲潔形勝遂披叢篁鑿崩壁懸流歎水藏宿雨

而時來臥石埋雲觸搖風而不散歷時花木紅紫無名入聽笙歌宮商自合固可為真人之別館元始之離宮哉夫登會稽探禹穴慕古長想復何奇乎豈如志在魏闕心遊江海兩忘出處雙遣是非唯元公得之矣攀賞未極列壑生陰促駕言旋攢峯擁騎家君顧而歎曰爾知遊名山勒銘紀者非思入上言道存虛白亦何能造次不違而為之吾少事雲林長牽塵跡晚齡心事盡於巖間小子誌之貽夫來者其列座同志次而鐫之司馬男清河崔逸文朝議郎行海州

司馬崔惟忬字踐直朝議郎行東海縣令元曖字徽明丞閣朝賓主簿孫亨友尉苟抱簡尉上官崇素司兵竇晏

楚州建學碑記

宋宋祁

我太祖受命肖天明德乃眷四方是剔是攘始修太學於京師太宗真宗已同車文則幸成均開露門集中祕書擁圖講道喟而興學雲章在天萬物光明聲陶教冶鎔為豪俊然猶州郡吏未能稱上意興庠塾之事也逮上纘承焯燁先業右文變風與三代侔於

古今圖書集成
是人人知帝嚳儒而天下學宮畢修飾矣噫教化之難也閱四聖垂九十年事鉅績遲不其然乎楚州學者今轉運使七兵外郎魏君之建也景祐初年君以田曹來爲州甚宜其官一日與其屬會孔子祠下頓厭陋荒不能爲禮簡無蘊編生無見員君愀不懌以爲天子育材勸學如不及今楚近郡身二千石助朝廷美風俗爲職是不能興且得罪因上言孔祠壞缺黷肆未立願爲如律令官爲繕完書聞有詔報可我素旣從鳩工僦工乃謀新宮斥地而南築爲壇堂裁

審舊址更作州序攻位旣成墁墍畢興扉樹顯嚴廂宇華煇墀潔塗平房內異宜絺展敞中冶飾睟容四科十子凜如侑坐緩袂裨裳具有等威然後復閣焉以櫃經次庫焉以庋器堂有講位博士尸之舍有燕處弟子安之櫨簣篋几有史焉是供汜埽糞除有幹焉是隸橫廡爲亭邃然而清須齋者以居庫北爲池頽如其漪待息焉以游爨樵汲匱罔不備具考宣七十有八楹地縱四十八尋橫十有二常南揭廟題西署學榜廟尊神學便人也先時君市取書三千卷以

古今圖書集成
實廚掘奏割山陽淮陰芳塲三區立爲學田歲貲四十餘萬帛仰給諸費簿所出入檄州從事掌焉君旣去州或奪三區以界他用逮香弗還復七年君持節以來吏則大懼乃悉取以歸于我君亦移文鐫喻顯爲末制由是學之陋闕益彌文而就緒焉君名廉字介之敏而文在進士爲聞人裕神勸學實有德於楚故楚人願刻樂石以旌成勞

兩淮備禦疏略

汪綱

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穰稻足以自

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供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諳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耶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孽券

古今圖書集成
結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又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
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生養休
番勞費俱息

淮陰侯廟記

蘇軾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
天飛効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
密流毒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汗節避世
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
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

忍恥胯下泊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
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克
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
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
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
飛龍驤起徒步而取王侯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
會委身草澤名湮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
之曰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煙暮起宅臨
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

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覩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論兩淮利害狀疏

元余闕

奉聖旨楊存中等採訪到淮南西路事宜欲廢廬州并管下四縣以附舒州徙和州於東關并改和州為歷陽縣而合肥歷陽二縣并升軍額仍各差兵將屯戍臣竊謂朝廷欲併省移易州縣之意令侍從臺諫看詳大要不過有三一曰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曰酌道理遠近以便民三曰減官吏浮費以足用今據存中等所申欲廢廬一郡四縣之地以附益舒州則

是舍形勢而就僻陋如備禦何欲舉廬一郡四縣之民而供輸帥府則是舍近便而趨險遠如綏撫何今兩淮經兵火之後城郭室廬焚燬戶口牛畜散亡見雖招集猶未復業帥司欲行措置茫若捕風無所用力今遽移郡置堡剗建官府豈無騷動謂之省費得乎即此三者無一可行然參酌事宜權衡輕重緩急先後當有次第今所甚急莫若以戍兵為首屯田次之修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則不可以為守百姓無兵則不敢安業如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

古今圖書集成
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嘗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敵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蓋地有所必爭也而孫權築濡須塢魏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不備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而今日有之反棄不問非良策也伏望朝廷特於沿江量遣將校及兵一二萬人早爲經畫分戍二州使壘壁相望足以沿淮一帶聲勢以絕窺伺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雜耕仍條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其餘就募弓箭手之屬以次施行無不可者

况開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二州之戍兵與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舒卷之間成效相遠欲乞朝廷參酌施行

漂母祠記

明王暉

吾觀漂母飯信一念根於天真觸發無所爲而然信乃曰吾必重報母此以狙僮之見量漂母宜逢其怒而正言以教之而信死猶不寤顧歸悔於不用蒯生言重爲天下笑何哉嗟乎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此言奚獨信所宜從假令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爲

人子爲人兄弟夫婦朋友者皆知盡吾分之所當爲而無望人之必吾報則天下可以無事而何但足以保身吾益信漂母之言爲至教淵然太上貴德之旨孰謂草澤之中乃有不學而能如母者耶惜其姓名不傳遂與圯上老人同一自祕使人歎服於百世之下若鬼神然或曰以德報德夫子何以有是言無德不報武公何爲以自倣曰此以自待云爾非以望人是故信酬千金於漂母則是而鞅鞅於漢則非也淮舊城闈故有祠蓋知敬其人矣而其言教由太史公

來未有能闡之者予僭發其義鑄於石用質諸謁漂母者

海州濬薈薇運河記

仲選

海州古東海郡魚鹽之利通於天下宋南渡困於兵火我朝奄有萬方爲南畿各州屬淮安府厥土斥鹵民從事魚鹽歲率少登浸以罷敝歷孝武朝當途者每軫憂之嘉靖癸卯侍御郭公文麓按其境惻然特聞於朝用拯厥敝越明年陝中泉王子來知州事至則寬條約省繁苛杜侵漁問疾苦吏民賴之是歲大

古今圖書集成
饑巡撫大中丞克齋王公巡按御史環峯賈公惻然
民艱加意撫卹減兌軍銀四千餘兩復遣府倅池嶼
唐公齋公帑銀五千兩公自賑給民賴以安先是城
西有河曰薈薇源羽山帶漣水且海潮相通延千餘
里鹽商舟楫往來必經自成化間水壅不疏者五十
餘年商人困於陸輓民亦無賴先牧守常議疏淪不
果至是王子援宋文正公守杭故事假以濟民懇於
侍御雲汀齊公實督理鹽政專厥事嘉迺謀檄府議
之太守澤山姚公協謀允同以贓罰銀二千兩濬薈

薇河十餘里以鹽商積引餘銀五千六百兩濬河運
一千四百餘里二守南澣解公綜理發州募民挑濬
州佐嚴子許子分督因以賑饑民間之牽臂荷鍤日
數千人歡呼赴事不兩月而功成潮汐如故舟楫復
行活者數千人咸沾雲汀公之惠王子遺書萬山仲
子曰古人有功德於民者民誦之史載之傳之不朽
雲汀公之活我海民其德莫大焉欲劓諸珉以誌海
民之思子其圖之選曰不亦善乎雲汀公之德之盛
也今夫人之舉事或行之非其時則勞或處之非其

古今圖書集成
道則廢苟時有道矣而任之非其人則柄鑿不投眩
名失實欲成其事不可得也矧責效濟民於饑饉之
間乎余謂雲汀公薈薇之役有三善焉因人之利而
利之惠而不費仁也乘可爲之時而爲之勞而不怨
智也又得同志之人奉公周旋以成厥功靖共爾位
好是懿德忠也君子之德莫大於是宜乎海民之誦
之也昔者公孫僑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夫子謂之遺
愛彼直鄭國之政其視南畿猶什一也春秋大書特
書不一而足傳至於今不衰以是知雲汀公之愛其

遺也亦既多矣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雲汀公有
焉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吾於諸公誦之謹譔其
事以俟夫志河渠傳循良吏者

遷宿遷縣記

邵元哲

淮郡所領州縣者十一而在淮之南者二在淮之北
者九在淮之北者歲苦河菑所從來久矣其在於今
則所稱淮河爲入海故道者日就湮塞以其故衆水
衝溢於淮之南數爲敗無穰歲無寧宇而况淮之北
之菑且十倍於昔乎淮之北之州縣爲清河桃源安

東沐陽海州贛榆邳州宿遷睢寧而宿遷尤爲淮郡之界壤直當黃河下衝故其蓄視他州縣爲尤甚予自守淮以來郡城數被水蓄蓄民嗷嗷待命於予予蓋朝撫而夕奠之其在淮之北者雖遠隔眉睫之外然時艱民痾則何嘗一日不慨於中也宿遷爲洪濤盪潏民居半折而入於河卽縣治圯者過半且駸駸及政事堂後先議遷者凡十逾紀予周覽於宿遷而大有懼焉亦以財用大詘竟格議不得行乃御史大夫左司馬新建吳公曰夫宿遷在春秋爲鍾吾國而

置縣自秦始固畿輔之地而淮楚之上游也其戶口且十五萬今不使亟遷之有如洪水大至吾不忍十餘萬生靈盡委而棄之河流也民間藉藉語得非天之所以告守土乎夫憚暫勞而失末逸非長策也惜繁費而昧宏圖非完計也是故相時之貴先謀事之貴必夫時不可以再失也事不可以久待也遂下府動淮揚銀米各若干遷之不復再議尋具以聞報曰可於是發帑金漕粟二千六百兩有奇又益以贖鍰二千百九十有奇乃遷縣馬陵山椒焉馬陵山距舊

古今圖書集成
治三里而近然其地則峩然隆起矣城以土築而甃其堞計袤廣四里城門三東曰迎熙西曰拱秀南曰望淮其北據堪輿家言不可門第亭其上曰覽勝計窩鋪八東西水關二地之西南其勢稍下則業已甃之又其外增築護堤一道縣治隨山勢高下而建之大門上建譙樓三楹有儀門有東西角門有堂自大門至堂爲五級履者拾級而升大門外爲八字牆爲影壁門左申明亭醫學右旌善亭陰陽學總鋪街東西二坊曰撫綏曰保障儀門左置土地祠右置寅賓

館堂左爲幕廳東西房各八楹東西房後置東西吏舍各十楹甬道上爲戒石亭爲月臺堂之後爲知縣公廨自大門至後房亦以漸高四級縣丞主簿典史公廨各一所預備倉九楹在土地祠之左犴禁二所在寅賓館之右儒學則盡如舊制遷縣治之東與縣治同位向而翬飛霞舉稱雄麗焉察院在儒學之東山川壇在望淮門外社稷壇在覽勝亭北養濟院在縣治南望淮門外百五十武爲鍾吾驛迎熙門外三百武爲馬廠爲演武廳凡此皆原議所未及悉者今

古今圖書集成
俱整然具焉工肇於萬曆四年秋七月而是年冬十月落成儒學則肇工於五年春二月而夏四月落成縣既遷氓安故土髦循舊習衢吟巷歌熙熙愉愉若漢徙舊社於新豐而犬羊鷄鴨之競識其家也是年六月沔水來僅走城下不得壞民居父老子弟登陴而眺曰樂哉我輩顧乃有今日也予聞之喜曰夫遷縣之役亦繫鉅甚矣十逾紀而莫能舉而一旦舉之桑陰不徙而大功立意者天之有以愛憫斯黎欲全活之耶予觀卜遷者織鉅不同而貴得地形一也夫

澗水東灑水西非姬旦所卜乎乃馬陵山者實發脈於兗州之泰嶽蜿蜒綿聯八百餘里而止於是山是靈秀之所聚也風氣之所會也又黃河遶其前湖水環其左諸峯森列如衛如抱如伏如拱而今所遷縣適據馬陵山之陽真得地形之勝哉自是民生安阜効輸納之義士運興振弘光贊之勳則斯縣爲名區沃壤奠國家無疆之休予蓋有厚幸焉茲役也左司馬吳公主之於上而承事於下則本府同知王君琰督其總縣丞張璠主簿葉公明典史王作分其界訓

古今圖書集成
導劉算司其錢穀之出納至於一切經畫調度節縮使諸工畢成而財不另議則宿令喻子文偉其勞勩也予何能有裨於斯第紀述其事以昭示來茲云爾

淮安府部藝文二 詩

東海懸崖題詩

隋王謨

因巡來到此矚海看波流自茲一度往何日更回眸

早發淮口盱眙

唐駱賓王

養蒙分四瀆習坎奠三荆徒帝畱餘地封王表舊城岸昏涵蜃氣潮滿應鷄聲洲迴連沙靜川虛積溜鳴一朝從捧檄千里倦懸旌背流桐柏遠逗浦木蘭輕小山迷隱路大塊切勞生惟有真心在獨映寒潭清

初宿淮口

宋之問

古今圖書集成
孤舟汴河水去國情無已晚泊投楚鄉明月清淮裏
汴河東瀉路窮茲洛陽西顧日增悲夜聞楚歌思欲
斷况值淮南木落時

下相九日城北亭子

張說

西楚茱萸節淮南戲馬臺寧知相水上復有菊花杯
亭帳憑高出親朋自遠來短歌將急景同使興情催

沐陽古渡

錢起

日落關津處雲霞殘碧空牧牛避舊燒退鷓隨微風
回首故鄉遠臨流此路窮翩翩青冥去羨彼高飛鴻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白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
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漂母岸

崔輔國

泗水入淮處南邊古岸存秦時有漂母於此飯王孫
王孫初未遇寄食何多論後爲淮陰侯誓欲答母恩
事迹遺在此空傷千載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

遙望不可到蒼蒼烟樹昏幾年崩塚色每日落波痕
古地多堙圯時哉不敢言向夕淚沾裳遂宿蘆洲村

漂母墓

劉長卿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
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青草年年綠王孫舊此遊

早過臨淮

陶翰

夜來三渚風晨過臨淮島潮中海氣白城上楚雲早
鱗鱗漁浦帆漭漭蘆州草川路日浩蕩怒焉心如擣
且言任倚伏何暇念枯槁范子名屢移蘧公志常保

古人去已久此理今難道

淮陰行

劉禹錫

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

宿淮陰水館

張祜

積水自成陰昏昏月映林五更離浦棹一夜隔淮砧
漂母鄉非遠王孫道豈沉不當無健媼誰肯傲前心

夜渡淮

閻丘曉

舟人自相報落日下芳潭夜火連河市春風滿客帆
水窮滄海畔路盡小山南且喜鄉園近無言意未甘

憶山陽

趙嘏

家在枚臯舊宅邊
竹軒晴與楚波連
芰荷香遶垂鞭
袖楊柳風橫弄笛
船城礙十州煙
島路寺臨千頃夕
陽川可憐時節堪
歸去花落猿啼又
一年

宴花樓

前人

門外煙橫載酒船
謝公攜客醉華筵
尋花偶坐將軍
樹飲酒方重刺史
天幾曲艷歌春色
裏數行高鴈暮
雲邊分明聽得輿
人語願及行春更
一年

陳琳墓

溫庭筠

會於青史見遺文
今日颺零過古墳
詞客有靈應識
我霸才無主始憐
君石麟埋沒藏秋
草銅雀荒涼對
暮雲莫怪臨風倍
惆悵欲將書劍學
從軍

櫻桃園

陸龜蒙

佳人芳樹雜春谿
花外煙蒙月漸低
幾度艷歌清欲
轉流鶯驚起不成
棲

登章華臺

李羣玉

楚子故宮地蒼然
雲水秋我來覽後
事落景空生愁
霸業沒荆棘雄圖
成古丘沈吟問鼎
語但見東波流

古今圖書集成
征鴻引鄉心一去何悠悠晴湖碧雲晚暝色空高樓
迢遞超遠嶠微茫入孤舟空路不堪望西風白浪稠

濟黃河應教

前人

大蕃連帝室驂駕奉皇猷未明驅羽騎凌晨方畫舟
津城渡維錦岸柳夾緹油鐘聲颺別島旗影照蒼流
蚤光生蒯劍朝風起節樓滔滔細波動裔裔輕舫浮
迴棹避近磧放舳下前洲全疑上天漢不異謁蓬丘
望知雲氣合聽識水聲秋從君何等樂喜共神仙遊

夜泊淮陰

項斯

夜入楚家煙煙中人未眠望來淮岸盡坐到酒樓前
燈影半臨水箏聲多在船乘流向東去別此易經年

和蔡景繁石室詩

宋蘇軾

芙蓉仙人舊遊處蒼藤翠柏初無路戲將桃核裹黃
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繡倚山照海花
無數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何年霹靂
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臥動千日至今石
縫遺糟醕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廬空誰作主手植
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鎖戶我今取酒酬先生後

古今圖書集成
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爲瀾翻松爲舞
邇來心賞復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獨臨斷岸撫出
日紅波碧巘相吞吐徑尋我語覓余聲拉杖彭鏗叩
銅鼓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嘆神悽楚江風海雨
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
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牀頭酒甕生塵土前年
開閣放柳枝今年洗心參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
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且暮

齊人邳州

聖人未始聖來此草盡元陳孚對前

沂水碧潺潺汀沙白鳥閒林邊郊子國煙際嶧陽山
茆屋秋先到荒城夜不關烹魚呼濁酒一笑夕陽間

望嶧山

鮮于樞

東方巨鎮宗岱宗羣山列侍臣妾同西南崛起一萬
仞却立不屈如爭雄何年天星下天宮墜地化作青
芙蓉外如刻削中空同閬風元圃遙相通我昔東遊
訪青童羣仙招我遊中峯悔不絕粒巢雲松失身誤
落塵網中如今可望不可到艤舟空羨冥飛鴻神仙
可學事亦晚安用屑屑悲秋蓬吾聞嶧陽有孤桐鳳

古今圖書集成
鳳鳴處朝陽紅安得斲爲寶琴獻天子爲民解慍歌
南風

黃河水

明高啓

黃河水西來一折一千里四折東流歸渤海
渾濤闊浪深無底舊傳一清三千年聖人乃出天下安
河水之清一何少吁嗟至治何由還我願河水年年清
聖人在上聖復生千齡萬代常太平

白洋河

鄒緝

白洋河下春水碧白洋河上多估客東風二月柳條

新却念行人千里隔岸上居人纔數家
茆茨深處見桃花少婦河邊汲新水
老翁門外看雛鴉桑田禾青麥苗綠
牛羊散落村虛牧行客年年任往來
居人自在洋河曲

淮陰驛

陳璉

晚泊淮陰驛灩灩白露零連城聞夜柝
隔岸見秋星月落林光黑風來水氣腥
追思舊遊地當日有三亭

偷樂園

陳文燭

故人此良晤稚子共山穀雨後驚魚躍
風來樂鸛巢

花容浮檻砌春色滿林梢更憶者英會天涯向繫匏
紫陽橋觀
曾鼎

咫尺城南地溪頭號紫陽石橋橫遠水仙觀倚層岡
綠野農田沃紅塵客路長花村人載酒此去課農桑

招德曉鐘

徐可達

五夜疎鐘動驚聞出上方聲廳雲外溼響振月中長
玉磬敲初轉天花散更香坐來還待日塵世未相忘

陳村晚渡

前人

薄景臨村渡疎林葉亂颺歸人喧語急落日澹煙消

水闊新添尺風生時起潮高低迷眼望前路遶陳橋

天妃宮

許鎔

尋幽乘暇日梵宇接仙宮丹井千年鶴瑤臺萬樹風
水雲浮積翠樓閣鎖長虹羣鴈過臨處斜暉掩映中
高歌翻白雪逸思入鴻濛倚檻觀垂釣塵心頓欲空

再遊秦山

匡翼之

吾生直欲訪丹丘不憚乘桴續舊遊古徑竹深難見
日水鄉殿晚易生秋昔逢樵子還青眼前度仙郎已
白頭正喜煙波開四面好於西北望龍樓

仙坵

田荆

從來古事說仙坵訪盡田家數白頭世系不知唐漢
宋爵名未審帝王侯功勞已向村頭滅形迹空餘塚
畔畱幾度寒鴉棲古木一番風雨一番愁

遊紫霄宮

金銑

東望仙源思不窮乘涼訪舊紫霄宮一庭寂寂無人
到三洞茫茫有路通風裊茶煙籠竹外鳥銜花瓣出
雲中主人奏罷鸞笙後笑向金丹九轉功

舉遠樓

張翀

歲暮淮南客未回那堪惆悵此登臺萬艘帆影迷江
樹千里河流沒草萊落日洲前聞鴈叫西風江上擁
潮來中原一望無窮思憂國空慚廊廟才

三槐臺

許令典

誰架高臺眺望平三槐無樹只空名藩籬不限千家
月睥睨遙臨百雉城行踏莓苔惟鳥跡坐籌錢穀念
民生移壺且欲持螯酌恐負重陽一日晴

味銅柱

前人

雙立金莖歲月多標雲插漢自嗟我即非承露擎仙

古今圖書集成
掌豈是分茅繼伏波日暇盤桓聊寄興酒闌徒倚亦
高歌昔人應爲馮夷鎮永奠坤靈控大河

淮浦大觀樓

方尚祖

鰲簪擎出此巍樓萬里平蕪一望收爽籟每從雲外
入明霞時傍日邊浮窻虛雨霽山如黛幔卷風清月
欲鉤恰喜自公多得暇頻將唵嘯傲滄洲

清風頂

張衣

梯步清風絕頂中乾坤好景萃天東雲收虬嶺山光
秀日漾鯨波海氣融縱目神州襟度闊回頭梵宇劫

塵空共誇靈境標鰲背不說巫山十二峯

題雲臺山水簾洞

朱世臣

半壁飛泉今古流水晶宮闕景悠悠仙機點斷人間
巧織就珠簾不用鉤

鉢池山

張大程

王子求仙入此山九華煉就謝人間吹笙七月歸何
許跨鶴千年竟未還緱嶺閒雲空渺渺鉢池流水自
潺潺共言丹竈多遺餌可與頽齡復駐顏

金牛岡

前人

古今圖書集成
會騎紫氣度西荒餌得丹沙金穴藏草長幾經湖水
碧禾登一任壟雲黃鑄成大宛擬天馬叱起初平類
石羊縱使五丁開蜀道眠看煙月掛崇岡

宿遷

陳蒙

古邑臨河水昏鴉噪縣門四方爭集市三戶自成村
禾黍秋風隴牛羊落日原客愁千萬種辛苦向誰論

淮陰雜興二首

陳基

千里相逢淮海濱一枝誰寄嶺梅春老來易感山陽
笛年少休輕跨下人失侶鴈如秦逐客畏寒花似楚

遺民每過百戰瘡痍地立馬西風爲損神

落木蕭蕭鴈度河西風嫋嫋水增波甘羅營裏秋聲
急韓信城頭月色多淮市有魚聊可食楚山無桂不
須歌古今無限關心事付與當年春夢婆

淮安城樓

王鑑

屈注清流作帶圍高頭三面擁澄暉蛟龍臥處烟光
重天水分時岸影微梁帝人民魚鼈是淮王鷄犬井
廬非憑欄喚得南飛鴈來處於今伴客歸

邳州

陳秀民

古今圖書集成
青州一髮見邳州落日雲迷故國愁父老空傳黃石
在仙人已伴赤松遊乾坤不信無清氣河水胡爲尚
濁流野樹昏鴉棲未定數聲哀角起高樓

泊淮上

金鑾

愁輕游冶興老重別離情野戍寒更盡河橋春水生
斷雲疎鴈影殘月亂鷄聲明發應千里蕭蕭過楚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七百五十二卷目錄

淮安府部紀事

淮安府部雜錄

淮安府部外編

職方典第七百五十二卷

淮安府部紀事

南齊書垣崇祖傳泰豫九年行徐州事徙戍龍沮在
朐山南崇祖啓斷水清平地以絕虜馬帝以問劉懷
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魏主謂彭城鎮將
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
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
日魏乃退龍沮竟不立

魏書游明根傳明根子肇爲廷尉兼御史中尉黃門

古今圖書集成
如故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
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
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
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
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
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弊宜速
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
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
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元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

張稷首以郁州內附朝廷遣兵赴援肇表曰元明之
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
而生害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溼
人不可居郁州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
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尅尚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
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
攻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
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
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

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捐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

宋史洪邁傳邁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泖曰鹽城曰寶應曰青口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兵立游樁益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宜築一大堰作斗門遇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馮湛創多槳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六年修葺數少不足用謂宜募瀕

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者以補水軍上嘉之

汪綱傳綱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餉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運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

古今圖書集成
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
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
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
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
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
旅入粟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
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
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
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諳風土豈若土兵生長

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
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
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
必出禁衛之師生養更番勞費俱息

陳敏傳乾道中敏爲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議欲戍
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
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爲南
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
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

河耳北人舟艦入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是言之楚州實爲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

王宗望傳宗望爲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之爲公私利

鄭興裔傳興裔知揚州楚州議改築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易者命興裔往視既至闕地丈餘增築之帝閱奏喜曰興裔不吾欺也

馬仲甫傳仲甫爲發運使自淮陰徑泗上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袁樞傳樞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爲退保金

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爲陛下建此策也
喬維岳傳維岳爲淮南轉運副使淮河西流三十里
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罹覆溺維岳矩度開故
沙河自未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
淮澁總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
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
命剗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
以廈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
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矣

李大性傳大性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
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晉義烏間所築最堅
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持不可臺臣將劾其阻撓不
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實聞遂罷
月令廣義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
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豫置棺坐臥飲食其中前
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及期徧請羣僚舉拂示衆曰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金史侯摯傳摯行省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是時樞

古今圖書集成
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於轉輸奏乞遷於內地詔
問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
要之地比年以來爲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
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
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
臣請盡力規畫勸諭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
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沐陽
之地可以爲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
其言乃止

元史董搏霄傳搏霄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
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
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
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
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
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
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
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

古今圖書集成
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

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

沭陽縣志明洪武十一年春夏之交沭陽安東二縣地方每日暮有野燐四起飛散不定居民驚恐未嘉侯奏聞明太祖御製祭文遣官致祭其文曰幽有鬼神朕嘗信之不惑然陰陽之道殊君爲民而祀之於當祀者餘不之祀爲人臣而官守方隅如之所以爲民也若庶民捨祖宗而他祀非也嶽鎮海瀆山川載

古今圖書集成
在祀典神承上帝后土之命福善而禍淫則神不見所以神之也若在神爲禍善而福淫者則非聰明正直也朕思爲神鑒人雖毫釐莫僭僞以其神去來無跡出入無時故鑒之必精獨人不測於神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未嘉侯差百戶來奏沐陽安東地方民人暮驚謂野有夜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星散巡檢逐之無有擊之有應朕不敢聽而匿特差人致牲醴會爾鬼神見形所在論問之夫中原之地因有元失政生民塗炭者多死者非一而已故絕宗覆

嗣者有之生離父母妻子而懸隔陰陽者有之爾持炬者莫不五姓無主孤魂而欲祭若此歟止爲懸隔父母妻子而有此歟乃無罪而遭殺寃未伸而致是歟莫不有司怠恭而怒之忿歟朕切問爾持炬四事果屬何耶若是有爲而至朕自卽位以來凡前王載在祀典者各有時而奠他不敢妄於正真鬼神之禮未嘗缺焉爾持炬者禍應禍而福應福勿妄爲民害自招天憲故茲勅問想宜知悉

府志紫陽觀井真人煉丹處也井中有甃甃門斜通

古今圖書集成
東南兵燹時常有深入數十步避亂得免者一日有
安東小賈來汲落扁擔於井中撈之不得而去後回
安東於漣水中忽得之熟視良久卽向所落紫陽井
中者乃知仙井通漣不虛

文筆峯有雌雄二鶴巢於巔生數子其雄爲弋者所
獲其雌飛鳴繞而不定一日另有雄鶴來雌不從相
角數日雌偶出哺雄據巢殺子投之於地雌回失子
哀鳴以觜插甄縫中自弔而死人稱義鶴云

正德年駕幸江南過淮駐常盈倉之河隈乘舟濡衣
於水今更其池曰滾龍池焉

報恩寶鼎世傳自唐帝征東時得之於高麗經宋世
賜本寺鎮壓地靈其製玲瓏虛廓花枝鳥羽絲縷精
工明初永樂至洪宣共賜敕三道並藏經安於寺中
爲盜竊其寶蓋折其耳先是嘉靖十年撫院奇之欲
昇去寺僧出救質之乃止於是募工依式冶鑄數次
不成諸工苦其苛責乃竊毀之故存其身終無鉉蓋
焉

萬曆間有漁人曾於管家湖見一羣小龜游水面網

古今圖書集成
之得一見其甲上有金牌一面上刻有韓府放生龜
五字考管家湖與徐家湖相連徐家湖西卽韓侯城
想爲韓侯家放生者

福建興化府志載天妃林姓世居莆田縣之湄洲嶼
五代時都巡檢林愿之第六女也母王氏前編修藁
城倪中記云神生於宋太平興國四年三月二十三
日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幼能通悟祕法豫知
休咎事鄉民以疾告輒愈長能乘席渡海乘雲遊島
嶼間人呼曰神女又曰龍女景德三年十月初十日

昇化是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雨暘禱應
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七
溺獨路所乘神降於檣安流以濟使還奏聞特賜順
濟廟號紹興乙卯海寇猖獗神駕風一掃而去乾道
己丑都巡檢使羌特立上其默相捕盜功加封昭應
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戊午朝廷調舟師平大
奚寇神障以霧此明彼暗寇悉掃除開禧丙寅金迫
淮甸神擁旗幟一戰解圍景定辛酉巨寇泊祠下禱
神不允羣肆暴慢醉臥廊廡間神縱火焚之賊駭遁

古今圖書集成
風沙晝晦各跨淺而敗有司以聞累封助順顯衛英
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靈濟明末樂
間使臣甘泉鄭和有暹羅西洋之役各上靈蹟命修
祠宇己丑加封弘仁普濟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自是
遣官致祭歲以爲常若淮上之祀起於宋至明而崇
奉顯盛第止宜稱天妃而不察者謬加以碧霞元君
字號此則泰山之神非漕運之靈濟者矣

淮安府部雜錄

水經注淮水右岸卽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
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爲名焉又
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
爲侯國王莽之嘉信也昔韓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處
也城東有兩塚西者卽漂母塚也周迴數百步高十
餘丈昔漂母食信於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
報母矣東一陵卽信母塚也

舊志名賢疏廣蕭望之匡衡在綱目俱稱東海蘭陵

人或曰承人或曰東海人已微同異按睢寧在西漢稱蘭陵淮屬睢寧外更無以蘭陵稱者則此三賢氏族似宜為睢寧人矣但考一統志山東嶧縣在漢亦稱蘭陵亦載有三賢墓則又似為嶧人也嶧從來未屬淮郡緣蘭陵二字與睢寧同睢固淮之屬邑也然未之深考耳

睢寧九頂山北接泰山之脈南衍明陵之條延袤盤結其鳳凰仙掌二山餘支之蜿蜒者耳舊志缺之未免舍厥大而錄夫細也

漢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為山陽公治山陽即射陽之故城十七年為王國則山陽公乃世祖之子俗今指為獻帝云其神為淮都土地又有見夢送子之說俗誤以史降封之說乃指河南之地名相合而指荆為獻帝也

海州為漢東海郡即春秋邾子之國境土延袤直抵下邳秦置邾郡於朐山即今州治魏移置下邳後周改為邳縣唐貞觀省入瑯琊郡臨沂縣自是不隸東海宋元同明朝洪武元年置邳城縣隸濟寧府五年

改隸濟南府十八年改隸兗州府今境中有班荆古蹟故取郟城人物事實者當考其地

郟城即郟子國在海州之西郟子少皞之後已姓武王封之於此頃襄考烈時滅於楚在秦併六國之年不遠漢置郟縣為東海郡統於徐州刺史部元魏更東海為郟郡隋廢郡以縣屬下邳明初改縣為郟城領於沂州分野徐州之域奎婁在戊魯分野今兗古徐州也形勝南淮泗北瑯琊東沐水西沂河山鎮為馬陵在縣東二十里南抵宿遷長八百里古瑯琊山

也沐水亘山腰而過又孔望山在縣東南三十里孔子問官於郟子曾登此山即馬陵之南高峯又羽山在縣東北七十里即殛鯀處有鯀墓沂河在縣西二十里南注淮泗沐河在縣東十里發源莒州馬耳山經馬陵入淮泗由吾仙洞又望海樓皆在馬陵之東南郟子祠又名問官祠在縣治北門內俗傳即問官處其鄉賢漢于公子定國后蒼薛宣王肅何無忌何承天徐勉徐摛徐孝克徐陵漢孝婦竇氏其古蹟傾蓋亭在縣北十里孔子郟子傾蓋處郟子宅故址在

舊城內東北隅于公宅在縣西十里地名高大社以于公命高大其門故爲社名郟子墓在城南十五里寨子社舊有廟于公墓在縣西二里孝婦冢在縣東五里有碑于廷尉墓在于公墓前大路南按淮安海邳贛宿皆郟子國疆至瀕聯故人物古蹟多淆錯府志淮安自春秋戰國時楚地分沛國陳州汝南爲西楚東海吳郡廣陵爲東楚衡山豫章長沙爲南楚按垓下之圍項羽曰是何楚人之多蓋合東西楚人穆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則專指東楚人當時

親故多在近地不在荆楚陳蔡間也市河在郡城如人身血脈也血脈不通精神必窒市河不濬則風氣壅塞且舟楫艱於流通民用率多滯格矣然方浚之而輒淤稍閉關焉而旋涸甚則有河形者而水不必到水可到者而舟不必通聞先年總鎮楊茂曾挑之而利甚溥嗣是亦多勞人究竟迄無遠效卽今一縷之渟足以歷幾歲月耶且集水停潦千溝百澮胥賴此而東洩之或遇夏秋雨集則泛溢可虞此亦郡城亟時宜勤疏濬之一水利也

澗河有通塞淮民之利病攸關焉前人加意地方既竭蹶而濬有成效民間稱便有年矣一則可以疏通東南一帶窮鄉僻處之貿遷一則可以接濟三城米珠薪桂之艱苦一則令貧民藉行事以餬口不至有依樗拾橡之流離倘令迤東土田之便引澗河水而沾溉之可漸闢成沃壤矣昔西門豹之治鄴開渠民初怨謗後竟歌頌之淮固水鄉也迺不獲享水之利而歲受其害則開導蓄洩之方宜講耳獨一澗河已哉

清口之土山即俗所云泰山也為郡城龍脈關係蓋淮之脈來自盱泗至清口結而為土山南結而為鉢池蜿蜒過郡之東南以開局此山鎖淮河運河之口水或不至於常泛溢者賴在斯乎

楚元王名交其墓在城東北邊河稱為高嶺淮安土音以交為高也

劉伶墓天下一十三處詳見光州志又江浦亦言之以其高况逃名以酒自污而免禍因荷鍤之遊在地紀其蹟也

古今圖書集成
安東鱣龍晉袁真君靈丹點化宋臥佛移之今大義山龍穴禱雨奇應可考

靈慈宮一在萬柳池上崇祀漕運香火郡城佳境福區此稱最勝先時其中崇臺峙鼎飛閣流丹島嶼紆迴金碧掩映池環柳樹隄繞煙雲北聳三仙之樓週遭萬雉之堞觴味嬉遊四時一日積致傾圯遂見蕭然近稍繕葺未返舊觀尚有待於興復云

紫霄宮老君殿紫霄宮先年景勝不減靈慈爲一道士妄動故湮廢老君殿前水卽郭家池亦一勝景今

非舊矣古人建制此二處有深意爲郡城風氣所關如紫霄乃應東方紫炁靈慈應坤方老陰故居以天妃而老君居乾老陽之位又北極菴在北門外應北極元武之位卽火土二祠必有定位後人不知其由妄爲興廢或由是而神嚮失敘也當年西有雷神殿東闡上建水月觀音菴取義水火旣濟云或謂聯城隔未必然也地運所關亦由人事應於天數又云東南巽方文明之位乃立大教場居城外小教場居內是殺氣淆奪淑氣而東南生長之方不宜教場是皆

古今圖書集成
方位失宜而左文運亦是一說

堪輿氏以風氣所關文明攢於巽方郡國城郭多建浮圖於東南爲文筆之峯誠亦不誣淮郡以水菑盪壞城堤近歲開巽洞濬文渠又建文昌高閣魁斗崇宮矣天王之塔尚俟樂成

雲臺山自宋皇祐初名僧創基海寧寺至明朝有魯王孫祝髮爲沙門入蒼梧中峯至大仙菴延佇自號清風因名其嶺俗訛爲青峯頂山陽謝淳傾貲結構殿宇出家爲僧法名德澄自此四方檀施莊嚴華麗

聲稱四方

淮安府部外編

府志宋真宗乾興元年正月十一日婁道者右脅側
臥而化年六十三歲遡其始生太祖建隆元年道者
產於漣水軍丁湖口其名守堅有異相生而圓顙廣
額平頂方耳卷手中指七節左掌一目合而不開足
心兩肉蓮父兄業漁道者幼隨衆取魚得魚養舟中
乃徧舩祝曰死者住活者去魚多逸去父兄怒以爲
瘋癲且嬉笑無節目大口方鄉人目爲彌勒佛父兄
送爲僧於承天寺後人指其漁處爲佛陀磯在縣西

古今圖書集成
北五十里道者不翻經誦佛齋食寺僧蓄之於廚後
怡然自若暑月披毳近爐冬月鑿冰而浴嘗有遊僧
襤褸瘋癲腥穢衆皆掩鼻過廚皆逐之道者獨膜拜
僧乃攜手僻處跣趺對談衆莫之知臨行過今浮圖
址曰乾元正吉乃逝去後衆覺其身異香人以為異
一日道者遇屠人持刀過因以對衆曰爾等謂我葷
酒倍食今對爾洗之遂借屠刀剖腹滌腸衆驚走聚
觀者見血溢渠溝洗畢大言納腸入腹餘數寸在外
一童以竹杖括其腸道者大怒曰吾括爾肚遂奪杖

逐之衆驚走則露宿二夕口稱括肚肚蓋度也三日
無人撻其杖乃棄杖大哭而腹亦合人始駭異之多
皈依焉就之決禍福究臧否言之必驗告人多隱語
人莫知之醫藥符籙皆奇應徐淮鄒亮尊信數十年
祥符庚戌五月朔皇子生晝夜啼哭不止詔天下能
止啼者道者自言能止啼真宗聞詔之道者向漣知
軍索大石方一丈厚一尺浮淮水臥於石乘風千里
頃刻至京帝設朝試以猛獸畏伏賜以鳩酒飲之不
死召入宮天子之后位久虛乃出宮娥二百人令其

古今圖書集成
選擇至明肅后則指之曰陛下善遇此人能爲陛下
主家計帝意決令爲太子止啼乃撫其頂曰莫叫莫
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卽止帝問其故對曰曩陛下中
夜焚香叩天求子上帝問羣仙誰當往者有赤脚大
仙在班中微笑上帝遂命其降生太子常赤脚是其
驗也天子喜錫號證因大師賜以偈飛錫歸漣住持
本寺其行陸路山神稽首水道河伯擎拳值白龍爲
患師令結壇橋畔指龍東徙以杖挑居於柴溝師談
經多慧語至天禧末年新知軍不信佛法不喜道者

師告其徒曰吾緣盡矣當入涅槃浴而右脅側臥以
化知軍疑其詐具薪焚之以驗真僞三日薪盡衣械
不損其徒祝曰師不違於衆惡况言水火土三葬一
而已矣不若聽其火化也雷雨交作白煙吐於口中
百骸立燼惟日睛舌根不壞祥光紫霧舍利極多邦
人捧葬於赤岸今名臥佛岡天聖八年仁宗念師恩
紫泥宣意改承天寺曰能仁教寺舍利浮圖曰妙通
塔所謂韜光九載紫泥三宣者於是太守刻之於珉
茶毘後佛光屢著稱爲臥佛

古今圖書集成
漂母卮詩七八丈夫念在雄飛三分鼎足翅展天衢
吁嗟遇兮貴賤雲泥零落王孫寂寞釣磯江邊刎霸
垓下蹙姬之誰氏兮跨辱馮欺投左投右輕重此齊
未央一入功業俱非彼千金兮匪夷所思立錐無地
豪傑奚棲德不在多雨點風稀掛千秋兮一殮足矣
天啓二年五月河南輝縣百泉山書院瀕聯杞縣趙
氏別墅趙名彥復以甲辰進士官未平知府假歸嘗
集客於百泉坐有彰德二守孟某攜客仙鑿神於衆
術於時肅禮共探神響焚祝已而神至乃問仙名卽

判曰相逢何必更知名九里山前殺氣橫不及淮河
一竿竹風波靜處過平生趙復問曰神非淮陰侯耶
曰然卽問時事遂判曰好將國事與君籌將士無心
欲解謀幸得天心猶未泯還看英武定神州又問又
判再問未決之事判曰當年初構未央愁日月無光
水倒流敢謂漢恩原自薄已令楚客作俘囚青山不
掩英雄骨白日難消天地憂我欲爲君論往昔青衫
溼透淚還流又詩曰生無封爵死無神空逐浮雲四
海身近得美髯相保奏功勞十大一朝伸又詩曰生

死根由誰得悟何如不死亦無生尋常上帝難拘我
故自塵寰沒姓名趙贈以長歌賡酬仍作詩別去此
會更多奇事可考

